

記正以同歸昧精濫之殊致觸手斷鎮庫之珍
瞥目之驚人之秘耳域陬食心安陋肆指趣已
夷涉獵皆盤今將究深情宣至理勘利病鑒
臧否申長見於主人啓未聞於吾子則有
一塵之所有十文云亦有
去其餘又有義皆同姬公禮經六籍冠冕高密家法
舉此明
後皆陳

黃丕烈藏書題跋集

下



〔清〕黃丕烈撰 余鳴鴻 占旭東 點校

〔清〕黃丕烈撰 余鳴鴻 占旭東 點校

黃丕烈藏書題跋集

下



蕘圃藏書題識卷九

集類三

元遺山集三十卷

明鈔本

《遺山集》元刻僅見五硯樓曾藏十餘卷，昔年借校家傳鈔本，知近本校明刻錄出居多。是本爲明湯燕生嚴夫氏〔一〕所舊藏，亦出自明本，其朱筆字的系何義門手跡，較他本多是正，視元刻亦在伯仲間矣。嘉慶乙亥午月得此因識。蕘圃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湯燕生嚴夫氏「夫」、「氏」二字前分別衍「裝」、「已」字，據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刪。湯燕生，清安徽太平人，字玄翼，號嚴夫。

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

舊鈔本

余向藏《湛然居士文集》係七卷，非全本也。頃以骨董鋪獲王西莊家藏本，乃十四卷，且爲宋賓王所校，誠可珍寶。前七卷用向藏本手校其歧異，已歸貝礪香矣。復翁。

藏春詩集六卷

校鈔本

《集》中止有七言律詩、七言絕句及詩餘，而無古詩及五言律、絕詩，其非全書明矣。至章奏、碑版之文，劉公所作必富，而集中亦無一字，殆編次時失之耳。菊圃學人記於書隱閣。在卷首。

《集》中凡失錄詩詞二十四首，皆一一補錄，尚有一首中偶缺一二字者，用朱筆增入。而目中闕字尤多，悉以朱書補之，其亥豕之誤，研朱細改。但此本雖依明雕本繕寫，而雕本亦有訛處不可信者，則以意正之，庶便諷閱云。書隱重又記。

安定小書隱生手校。

劉公名侃，更名秉忠，字仲晦，自號曰藏春，以沙門佐元定天下，始拜光祿大夫、太保，參領中書省事，贈儀同三司，太傅，諡文貞。至元中，學士閻復嘗序其《遺集》，明天順間，

處州守馬偉哀次公詩爲《藏春集》六卷，鋟板行世。今書肆中亦罕有之，僅於顧俠君《元詩選》中見數十首而已。余近得吾鄉曹侍郎倦圃家寫本三冊，又爲王黃之氏所藏，而魯魚觸目，脫文時見，因慨曹氏書亦有未經點勘者，不得稱善本也。茲借武原張氏清綺齋藏雕本校對，一一改補，因識歲月。乾隆丙戌歲仲秋十日，安定小書隱生重手識。在目錄後。丙戌七月十九日黃昏自序目校起，更餘校畢第一卷。在卷一後。七月廿日晨起校第二卷。在卷二後。廿日午間校四葉，廿一日晨補校第三卷。在卷三後。廿一日午膳後校第四卷，鐫下補校完。在卷四後。廿二日晨起校第五卷，過午始畢，補錄一首。在卷五後。廿二日黃昏校第六卷，二鼓校完。時乾隆丙戌歲孟秋月，菊圃學人胡重手記。

《藏春詩集》余向收呂無黨手鈔本，亦出天順刻，每葉十八行，行十六字，疑爲照明刻鈔本。然中多闕字、闕文，必刻本漫漶，故鈔亦如之。頃書友自禾中歸，爲我購此本，出櫛李曹氏倦圃藏書，而爲胡菊圃手校者。據菊圃跋以爲精審之至，所補脫文悉由雕本，所□較呂鈔，其善多矣。書三冊，其直番餅三枚，重爲裝潢并記。辛未十月二十有六日，復翁始得此書，不知胡重爲何人，適禾中友松門戴五來訪余，詢之，則其人尚在，蓋以錢唐人而寄居禾中者。視其校此書時所記歲月在乾隆丙戌，松門云年已七旬，則校此時尚在壯歲，用心讐勘，自我輩一流人物，惜未能晤對一堂，爲古書討厥源流耳。復翁又記。

壬申春，偶過一坊間，主人以嘉禾友人書札一通屬寄孫淵如觀察者，問余孫公見在何處否，以便郵遞。余詢之，即爲胡重其人，始信松門之言爲不虛也，他日當爲松門訪之。二月三日雨窗丕烈記。

壬申二月二日，有懷王蓮涇家《藏春集》示余者，但有閩、黎二序，馬序則失之，無目，亦分六卷，每葉十六行，行二十一字。蓮涇跋云：「康熙歲壬寅三月立夏後五日，借婁東宋氏鈔本再校於孝慈堂之東窗。」蓋蓮涇王姓，聞遠其名，聲弘其字，蓮涇又其號也，有《孝慈堂書目》傳世。婁東宋氏必宋定國賓王也，其人多宋元人集鈔本，亦有名者，附載於此，以見《藏春集》余所收兩本外又別有一鈔本云。三本多有異處，想爲傳寫之故，不無訛謬，而或出於臆改。未見天順原刻，胸中蓄疑，不能釋然耳。二月三日復翁又識。俱在末卷後。

月屋漫稿一卷

舊鈔本

此《月屋漫稿》王蓮涇家物也。秋濤爲蓮涇族孫，故藏弄最多，有爲秋濤售余者，有由陶五柳居而仍歸余者，余與蓮涇若有夙契焉。甲寅冬季，秋濤攜此并舊鈔《猗覺寮雜記》諸書示余，余嫌秋濤直頗昂，因還之。至乙卯仲春，秋濤來言曰：「向所示書，今當歸子，

雖薄直勿計也。」扣其故，「此幾種已爲白日偷兒竊去，跡至王府基書攤始得，豈非物有定主？吾強守之非計也，請仍歸諸子。」余喜而收之，以志此書去而復來、散而復聚之說，而後吾當爲蓮涇謹護而藏之，雖蓮涇□□未之許，偷兒與書肆又何論焉。時乙卯三月朔，棘人黃不烈書。

剡源逸稿文一卷詩四卷

舊鈔校本

余素聞郡城朱文游家有何校《戴剡源集》，較刻本差多，惜已售去，未之見也，繼晤其小阮秋厓，云：「有舊鈔《剡源詩文集》兩本，君欲得之以慰渴思乎？」余取示之，文祇四卷，詩亦一卷，因非完帙，遂還之。今歲初，新有書友從任蔣橋顧氏得一《剡源集》售余，余讀之，較舊鈔頗多，而訛謬正復不少，余憶何校本之增補者，不知其所據云何也。一日，偶至友人周漪塘處，談及《剡源集》之善本，渠以爲《剡源集》鈔本殊善，余新從朱秋厓家得來者是已。急叩其所以稱善之故，謂鈔本從舊本摘錄，新刻乃後人掇拾，未必盡據舊刻，故有鈔本有而刻本反無者。余聞之，心殊悔前此之未得而急思今茲之假閱。漪塘因告余曰：「比鄰有書攤芸芬堂，中亦有鈔本，盍往求之。」遂欣喜而別，至家，則《剡源集》鈔本已爲前所賣《剡源集》刻本之書友攜來矣，爰取與刻本細加校閱，鈔本之文爲刻本所逸者

僅數篇，若詩則爲刻本所逸者比文更多。方思校錄一過，適又晤漪塘，漪塘并以沈寶研臨何校本借余，曰：「此即朱文游家故物也。」方悟向所聞何校云者，特自其初言之耳。此本於鈔本之文惟增《唐畫西域圖記》半篇，他則僅補其目。若詩則并僅補其四卷，後附錄詩四首之目，餘詩則義門先生本未見過，故所校未全，唯詩文評閱處爲此本所獨。余竭四五日之力，悉從校本照錄一過，將并補錄詩文於刻本之上，以臻美備，不亦快事乎！癸丑小春五日，黃蕘圖書此數語於後。

甲寅春季，補錄舊鈔本詩文於刻本之上，詩文各以類增入。詩有爲本卷所不能盡錄，復以餘紙傳錄，各標其類，俟後之讀是集者得以依類而補焉。古吳黃蕘圖再書。

戊寅仲秋，又見一《剡源先生文集》舊鈔本，一至二十六皆分卷，首列宋序、自序；二卷篇一、二無目，當失之；卷三、四、五有目，標第二冊；卷六、七、八、九有目，標第三冊；第十、十一、十二有目，標第四冊；卷十三、十四有目，標第五冊；卷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有目，標第六冊；卷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有目，標第七冊；卷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有目，標第八冊。然其中序次紊亂脫落不可枚舉，較此明刻有少無多，未知所據何本，故不煩校。詩通爲一冊，僅分某卷於板心，其實但分體未分卷也。蕘圖。

巴西鄧先生文集不分卷

鈔本

性父以此集與王止仲《褚園稿》同見，示鄧公何得比擬止仲？略讀一二，知其大略因書。弘治二年二月廿四日，楊循吉君謙父。

予從吳門朱文游借得《巴西集》，乃明人鈔本，汲古閣所藏。予募人鈔其副，略校一過。舊鈔潦草，多訛字，如「餘」作「余」、「釋」作「什」之類。予所顧寫手字拙而不讀書，儲之篋中，姑備一家，未可謂善本也。巴西所著曰《內制集》、曰《素履齋稿》，今皆不可得見，此本殆後人蒐羅綴緝成之，故無卷次，然藏書家著錄者亦罕矣。乾隆丙申冬十月十三日辛亥，錢大昕及之，甫書於孱守齋。

嘉慶乙丑夏六月，堯翁借此讀一過。家有藏本，鈔手較此略爲整齊，與此行款正同，訛舛均有，賴此校正者固多，而此復賴余本校正者亦復不少，可見鈔本書必得彼此參考，方爲美善也，未知木夫以爲然否。黃丕烈識。

巴西鄧先生文集□卷

舊鈔本

嘉慶乙丑六月，從嘉定瞿木夫借得伊外舅錢辛楣先生所鈔朱文游家藏毛汲古藏明人

鈔本，手校一過，行款大略相同，訛舛亦復不少，辛楣校正外，尚有此善於彼者，余爲校於上方，而錢本一二佳處即錄於此。書經三寫，魯魚亥豕，有同慨也。得此二本參之，略可讀矣。中脫一葉，復賴錢本足之。墓翁丕烈識。

存悔齋詩不分卷

鈔本

此詩元係永嘉朱先生鈔本，楨從先生游，故假以錄，實至正五祀歲乙酉也。時楨年十五，今倏過五載，恍如舊夢，歲月難留，寸陰其可不惜！深愧志不勝氣，不能勇力以學，撫卷輒成浩歎。謹書以深警，毋待他日徒悔焉。至正九年歲己丑五月二十七日，開封俞楨恐悚拜書。

立庵先生初名楨，字貞木，後以字行。種學績文，躬秉特操，仕終都昌縣丞，以清節顯。此其手錄《龔子敬集》，云從永嘉朱先生鈔本翻出。朱名右，字伯賢，有史學，爲後元大儒，事具《金華宋景濂墓誌》中，斯其人之賢蓋可見矣。又按貞木跋尾錄于志學之年，而其留心風雅已如此，固宜終身造就，有以大過人也。伏讀不勝景仰。張丑識。

此元人俞貞木手鈔《龔璠子敬詩》一冊，余得諸友人張秋塘。秋塘爲青父後人，有得於先世書畫舫之學，故鑒別獨精。丁巳孟春月攜是冊來，曰：「此《存悔齋詩》，載于《真

蹟目錄》，因君嗜古，故特以相示。」余開緘視之，覺古氣撲人眉宇。余雖未識貞木手迹，然爲元時鈔本無疑，遂留示塾師。顧澗蘋亦云：「舊鈔無疑，記家兄抱冲有此，未知同否。」既因秋塘索直昂，姑還之，而於是書源流究不能爲之釋然。遂徧檢各家書目，其《浙江采輯遺書目錄》有云「龔子敬《存晦齋詩》有至正九年俞楨後序」，今卷末有貞木跋，其可信者一；《國朝簡明書目》有云「《存晦齋詩》，龔璠撰，《補遺》一卷，明朱存理輯」。今原詩後有續鈔詩二葉，字迹與所見存理手錄《珊瑚木難》、《野航雜鈔》真迹合，且卷首有「信夫」圖記，其可信者二；因向抱冲索觀，蓋汲古毛氏從是本傳錄者，斧季跋語詳明，其可信者三；至是書之來，秋塘得諸蔣韻濤，韻濤得諸碧鳳坊顧氏，余閱顧氏《書目》有兩部，一爲抱冲所收，一爲韻濤所得，今借彼證此，因委求源，其可信者四。則是冊爲《存晦齋詩》之祖本，余得見之，誠爲幸事矣。適秋塘來告諸故，共加欣賞，以白金六兩易之，而是冊竟爲讀未見書齋中物。噫！一詩集耳，自元以來，幾經名人收貯，而不能購得者，又復轉相鈔寫，其真本豈易有邪？爰誌數語於餘紙以存顛末云。時在大清嘉慶二年丁巳仲春月社日，書於讀未見書齋。堯圃黃丕烈。

壬戌孟冬二十日，新寒逼人，夜坐太白樓下，挑鐙閱此，其去收書之歲月已越五載餘矣。重閱舊跋，始知誤書「悔」爲「晦」者二處，疏忽殊可笑也。此書真蹟外抱冲有一毛氏

摹寫本，然斧季云爲吳文定公叢書堂鈔本，想亦從此本錄出，蓋此本有吳寬印，知爲文定舊藏。前跋未及，因補誌之。蕘圃漫識。

王申仲春小盡日，因觀《張貞居詩稿》真蹟，出此元人錄本相證。時西賓陸拙生爲余佐校讐之役，共爲欣賞。拙生遠祖實爲性夫後人，遂屬其書籤，并冀如凱度之與性父主賓相得甚歡也。復翁。

附錄抱冲本毛斧李跋

《存悔庵詩》先君於崇禎庚辰從馬塾師借鈔。馬師本於王凱度，先君跋之詳矣。後康於沙溪黃氏得吳文定公叢書堂鈔本，已稱快意，茲又從張青甫後人借得余立庵手錄本，即凱度所藏也，託友人影寫一冊。末幅立庵手跋，後有朱性甫手錄遺詩二紙，前有張青甫跋，并王雪庵手錄本傳，悉命第三男綬德摹寫之。前後諸公印記亦令摹而鉤之，與原本無毫末之異。雖不免刻舟之稍，然古香難得，流風可師，用存老成典刑云爾。歲在丁亥孟夏，汲古後人毛宸識。時年六十有八。

姚牧庵集□卷

舊鈔本

乾隆乙卯三月二日，往訪周薌巖，路過洞涇橋，于芸芬堂書肆小憩焉。主人以鈔本

《姚庵文集》示余，余曰：「牧庵文曾梓入《中州文表》，茲冊無卷第，得無與《文表》相類乎？」假歸對勘，比《文表》增多碑一、《襄陽廟學碑》。行狀一、《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》。序二、《送姚嗣輝序》、《李平章畫像序》。墓誌銘六、《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》、《廣州知州楊君墓誌銘》、《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》、《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》、《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》、《故民鍾五六君墓誌銘》。神道碑半截、《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》脫「贊右丞相」以下。傳一、《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》。脫銘三、《簡儀銘》、《仰儀銘》、《漏刻鐘銘》。可知此從舊本傳錄，非錄自《文表》者也。因思《牧庵文集》五十卷今不可得見，即劉欽謨所輯之《文表》今亦不可得見，而余所見之《文表》重梓本與舊鈔時有增損，則此時不得不以舊鈔爲據矣。越六日，書賈來索書，爰問其直，如數與之，亦以見舊本之可貴類如斯也，豈可以世有選本而遂忽視哉！棘人黃丕烈識。

周此山詩集四卷

校舊鈔本

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不作，詩之變屢矣，大抵與世相爲低昂，其變易推也。近世爲詩者，言愈工而味愈薄，聲愈號而調愈下，日煅月煉，曾不若昔時閭巷刺草之言，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！我國家以淳龐雅大之風不變，海內爲治日久，山川草木之間，五色成文，八風不姦，士生斯時，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，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？此山周先生自

括蒼來京師，訪予靈樞寓舍，與語竟日，知能爲詩，因索其所作觀之，何其言之藹如也。夫志得意滿者，其辭驕以淫；窮而無所寓者，其辭鬱以憤；高蹈而長往者，其辭放以傲。先生懷材抱藝，蚤有意於用世，既而託跡丘園，不見徵用，且老矣。今考其韻，簡澹和平，無鬱憤放傲之色，非有德者能如是乎？《傳》曰：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」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。予官橋門七年，凡四方文字當程投者，莫不與寓目焉。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，未之見也。此詩蓋山林之魁壘，而余所未見者乎？故閱之不能去手，因而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，題爲《此山先生集》云。登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。

案：顧本原脫此葉，審字跡亦屬鈔補，故此鈔缺也。在卷首。

顧俠君藏鈔本，校補闕。在卷二、卷四後。

《此山詩集》二冊，得諸余姻五硯樓，篋藏之久矣。頃書賈攜秀野草堂所藏鈔本求售，取對舊藏，知有脫落，擬收之，而議直未果。既晤貝礪香，出渠新收諸書相覓，前欲得本在焉。勾歸手校一過，並補其闕。時梅雨初霽，几席都潤，竭一日力畢之，殊快人意。秀野本每葉二十，行二十八字，前有「海寧查聲山名昇」印，又有「顧印嗣立」、「俠君」二圖記，未有「閭丘小圃」、「秀野草堂顧氏藏書印」兩章。并記。復翁。

綠艾黃梅正及時，用卷中西村詩句字。一編細味此山詩。收羅未得從人借，合補亡篇卻

是奇。精選三元詩秀野堂，完書端賴俠君藏。顧本無闕。縣橋漫說閭丘近，偏使遷流屬簡香。

前詩夏間手校時所作，茲屆仲秋廿又五日，偶檢及此，適爲壽階三七之朝，因賦二絕志感。漫說收藏五硯樓，人亡人得已堪憂。而今樓在人何在，手觸遺編涕泗流。白隄蕭瑟起悲風，謂彭城中子錢聽默。又見楓漁老去同。謂五硯樓主人，家住楓江，舊有漁隱小圖。從此城西蹤跡少，僅存水月一衰翁。周丈香嚴喜聚書，住水月齋，年已開七矣。均在卷末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覓」似爲「質」字之訛。

知非堂稿六卷

鈔本

《知非堂稿》六卷，《四庫書目》亦止收此，而所謂十七卷及十六卷者，亦云未見，疑爲後人刪削而存此六卷，理或然也。余向曾蓄此，已贈人。頃平湖估人王徵麟攜其本地人家所儲古籍示余，皆大價，非七折不可，勉強商之，不易銀而易貨，可謂貴之至者矣。此冊最近情，索兩番餅，云「交易成，因至此」，以見近日書貴無有如此際者。估人捆載而來，卒無有售者，乃余獨以家刻易之，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。并附載同易之書於後，以見予書癖之故智云。甲申閏七月朔日，老菴識。

洪武刻《元史節要》，張美和編，二冊。十三洋。

錢東澗鈔陶九成《草莽私乘》一冊。十三洋。

朱竹垞鈔《美合集》一冊。六洋四角。

此何太虛《知非堂稿》一冊。二洋。

計換家刻書二十四洋有零。老堯記。

梅花字字香

舊鈔本

小讀書堆亦有《梅花字字香》，鈔手較精，功似稍後矣。通體有朱筆粘籤，審是抱沖手校，近爲他人收得，余轉假取對一過，無大異同也。己卯秋，復翁。

中庵詩

鈔本

己丑九月，寓吳門顧澗蘋家，案頭適有殘本《中庵集》，爲容夫先生家鈔本。鱣昔見先生家藏宋元別集，多人間未見之書，皆從掌理閣書時所鈔藏，此其一也。既屬澗蘋爲我錄副，復誌於後，以徵奇遇。海寧陳鱣。

嘉慶十六年，借拜經樓本校一過。老堯。

右殘本《中庵集》十一卷，舊爲汪容夫先生家鈔本，中用硃筆校改處猶是先生手筆也。後爲黃君蕘圃所得，復爲校正數字，即用墨筆所改者也。案此書久佚，《四庫》從《永樂大典》錄出，爲二十卷，今缺上七卷、下二卷，蕘翁收時已如此矣。余曾假錄一副，擬從閣中補鈔之，未果也。今原本爲閩源觀察所藏，暇日出示，屬爲補跋。案此書雖有闕失，然世不多見，甚爲可貴，觀察好事者能補鈔刊行之，豈非一美事哉！己丑十一月初一日，顧廣圻書。

靜春堂詩集□卷

舊鈔本

靜春堂遺墨□卷，向藏吾郡袁氏，袁之壻徐某歿後，袁之女出篋藏遺物，盡售諸賈人，是卷亦在其中。想袁後無人，故歸壻家，後卒，爲吾友海寧陳君所得，甚珍之。余從五硯樓見有《靜春堂集》舊鈔本，因向簡莊借靜春遺墨核之，多所校正，而簡莊復出此冊，屬爲勘對。其舊鈔之勝於是者，八卷之目尚全，詩則四卷，後失之。當年流傳鈔寫，想因詩不全，故并目去之失彌甚矣。況金華家先生撰墓銘，本云有《靜春堂集》八卷，今傳錄者并空其格，俾後人昧於卷數，豈不大可恨乎？向之著錄者未詳及此，故記此以質簡莊，至於詞句之間無甚異同，不及爲之手校云。庚午四月二十有三日，挑鐙聽雨書後。